

以乌兰牧骑的姿态书写乌兰牧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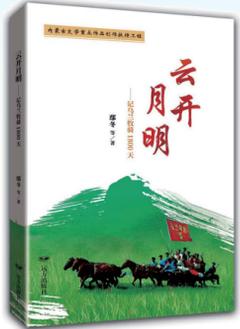
——《云开月明——记乌兰牧骑1800天》读后

◎高明霞

由鄂冬牵头创作的报告文学《云开月明——记乌兰牧骑1800天》(以下简称《云开月明》)有3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文本形式精悍简练。33篇文章短的约2000字,长的不超过6000字;其二,文字表述灵动活泼。参与这本书创作的10多个年轻人,大都30多岁,有的20出头,他们的话语洋溢着青春气息;其三,多重视角观测。作品从事业、家庭、爱情、亲情、友情等多方面表现各年龄段乌兰牧骑人的精神风貌。这些特点很切合乌兰牧骑“红色文艺轻骑兵”轻便灵活的特质,因此说《云开月明》的作者是“以乌兰牧骑的姿态书写乌兰牧骑人”。

《云开月明》文字量不是很多,但事迹容量高,将乌兰牧骑人的赤子情怀表现得丰富多彩。作者采访了24支乌兰牧骑,最北段的是呼伦贝尔市根河乌兰牧骑,最遥远的是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乌兰牧骑,最具代表性的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关于乌兰牧骑优良传统的阐述已经很多,反映乌兰牧骑的文艺作品也难以数计,《云开月明》的亮点是在细微之处开掘,通过富有诗意的语言来表现。书中那些如歌舞般跳动的语句闪烁着画龙点睛的灵光,“在乡下,村委会国旗周围的一块空地就是天然的舞台,就是乌兰牧骑的大巴停靠的地方,就是他们给老百姓预留的一块阴凉;在牧区,草原上的疾风劲吹,乌兰牧骑人就是一枚枚群众娱乐的风向标”“那是在黄河岸边的小村庄里,年轻人外出打工去了,只留下孤老病残留守在这片土地上。(乌兰牧骑)的到来,让老人们如黄河水一样浑黄的眼睛泛出一汪清泉”“夕阳西下的时候,队员们登车离开,一筐子鸡蛋一兜子枣还有生的瓜子儿熟的毛豆,红的苹果黄的梨,杂乱地放在过道里,不知道是谁送上的,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其实,每一名乌兰牧骑队员的日常就是如此,只要带上你的嗓子,备好你的乐器,舞台随处便是”“人们需要



啥,他们就演啥,人们喜欢看啥,他们就努力做啥”。正是这些活泼生动、饱含情感的描述,形象地传递了乌兰牧骑人的精神,他们融于人民期盼的目光中,尽力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对“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定义给予了精彩形象的诠释。

《云开月明》的聚焦点是人物,每一篇都以一个人或两个人为叙事对象,人物并不像英雄人物那样高大,却不乏典型意义。作者抓住乌兰牧骑人普通平凡的特质,揭示植根他们意识深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艺术情怀,朴实、真实、感人。突泉县乌兰牧骑的拓荒者陈琦“大奶奶”,93岁了,依然时髦,自称陪伴乌兰牧骑的孩子们前进。乌兰牧骑队长董金梅一上台浑身是戏,下了舞台便努力地导演生活这场戏,她为了抗冻,扛得动重任拼命“增肥”,这对于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女性而言意味着奉献和牺牲。电焊工李迎辉出于对艺术的爱好,放弃七八千月薪,加入到乌兰牧骑,从跑龙套开始成长为在舞台上“钣金焊接”的戏曲小品主角。一位乌兰牧骑队员的母亲是个戏精,在一次乡下演出临时客串一个小品,竟然一炮打响,后来忍着肾结石的

疼痛和正式队员到外地演出一个多星期。

《云开月明》中《开往赤峰的K896次列车》一文,讲述了鄂尔多斯达拉特旗乌兰牧骑3名队员的一段佳话:他们2020年11月19日乘坐K896次列车参加全区乌兰牧骑大赛,被暴雪封堵13个小时。为了缓解旅客们焦灼的情绪,3人穿上演出服在各个车厢为旅客演出,列车成为他们流动的舞台。乘客们通过微信视频把这3位乌兰牧骑人的风采传遍各地,他们成为了网红明星。《开往赤峰的K896次列车》娓娓道来,详细介绍了这3个年轻演员的成长经历,再现列车情景的过程中展示了乌兰牧骑无处不在人民之中、危难时送关怀送温暖的典型形象。阅读这篇作品让人落泪,犹如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一幕幕画面深深印在观众的心中。《走出森林的(敖鲁古雅风情)》《电焊工和农民工的那片海》《金梅与咖啡店的故事》《一只孤独的手风琴》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他每一篇也都有亮点和感人之处,正如乌兰牧骑一个个精彩的节目那样引人入胜。

鄂冬在《后记》中的一段话引发我的思考:当下报告文学如何为?“长久以来,面对

着中外名著给我们树立起森严的经典之林,我们既想当一个迷路的读者,也想探探险,试图走出它,然后踏上未知的河流。事实是,我既没有彻底迷路,也没有彻底走出,但我却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所有的经典都是‘行走’的产物”。

《云开月明》和我以往所接触的报告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它在真实的基础上更突显文学性,对报告文学的文体进行了有意义的创新,可以说它是文学文体的“破圈”和多种文学样式的融合。大量报告文学对于人物或重大社会事件的反映,注重事件全貌或人物行为全过程,其中加入情感抒发和氛围烘托渲染,这类传统报告文学体例,有厚重感、新闻宣传的功能比较突出。在当今各种传播媒体融合、受众接受讯息包括文艺观赏习惯偏向于快捷、轻松,传统报告文学事无巨细铺陈的叙事方式,难免冗长、沉重,是否有点老气横秋?《云开月明》有散文的轻率率性,有短篇小说刻画人物灵活多样的手法,也有诗歌意象化的情思表述和意味空间,其中一些文章不乏影视作品的画面感。

这部作品不仅面对乌兰牧骑的采访对象,也面对着读者,尤其可以引起青年读者的阅读兴趣,更有效地发挥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以情感人的传播功能,作为重要叙事性文本样式的报告文学有了新鲜感、时代感,读后让了解乌兰牧骑的人产生“乌兰牧骑人就是这样”的共鸣,让不太了解乌兰牧骑的人产生“乌兰牧骑人如此可爱”的认同。



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评“田汉戏剧奖”获奖话剧《天边的草原》

◎洋浴海

话剧《天边的草原》是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2023年出品并演出的话剧,该剧以鲜明的人物形象、贴近现实的题材、充满青春活力的叙事、饱满真挚的演出、别具一格的舞台设计受到观众好评,并荣获第37届田汉戏剧奖优秀剧目奖。

该剧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题材,呈现当代大学生志愿者作“西部计划”的青春追梦人、自愿到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工作的故事,充分展现了新一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他们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乌拉盖,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倾注在这片土地上。在这里,有他们对梦想的坚持、对故乡的思念,也有他们对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的提升和改变。

《天边的草原》以多幕话剧的形式,呈现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赵娇云、高文天、唐堂等告别城市生活,来到草原,留在草原,爱上草原,甚至把一生献给草原的主题思想。整部剧既有人物的感情纠结,又有故事的矛盾冲突,一波三折,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再现了锡林郭勒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把美丽的青春之歌唱响在祖国北疆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首先,《天边的草原》是一部青春剧。剧情一开始就拉开了青春人生之路的抉择。

98级中文系二班的学生们即将毕业,他们在自习室举行“告别青春,告别自习室”的纪念活动,这群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策划着他们的人生。剧情从赵娇云和高文天的感情纠葛入手,通过保研和去草原两个细节,体现青春期的赵娇云和高文天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当高文天得知赵娇云让出了保研指标给了方雷,他问赵娇云“能告诉我

什么吗?”,而赵娇云的回答令人深思。她说:“因为我想做一回自己,从小所有人都告诉我做个听话懂事的孩子,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能玩,什么不能玩,都要听家长的;考哪所中学,报哪所大学,都是父母给我规划好的,我只要照着做就是了;大学没毕业,保研顺理成章……可



本文图片为话剧《天边的草原》剧照。

是从没有人问过我,我想干什么?我有什么样的打算?我觉得什么事是有意义的?在看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通知时,我突然间发现,我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了,我发现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让我激动、能让我感觉到力量的方向,我想要抓住它,我想去试试。”

赵娇云的一番话,袒露了她的内心世界,虽然有些天真,可正是这青春的冲动,才是人生真正的萌动和开始。正是由于赵娇云这样的冲动,她来到了边陲小镇乌拉盖,开始了她的人生道路。青春和理想一起进入剧情,进入草原,进入人生命运的旅程。

其次,《天边的草原》是一部当代青年的情感剧。剧中的感情冲突既有同学之间的感情冲突,又有师生之间的感情表达,还有赵娇云、高文天之间优美的爱情故事……当

几个同学来乌拉盖聚会,说到让高文天离开草原另选工作时,高文天在一段旁白中说道:“是啊,也许他们说得没错,从现实和物质角度来说,我的确没有他们富足。我以为当他们说出这些刺耳的事实,我会难受,会厌烦,或是会生气。但是让我意外的是,我并没有……那一刻我意识到,10年的草原生活,给我带来的是自信,是心底的平和与豁达,是用物质无法度量的开阔心胸。老同学们,如果你们一定要让我回答,这些年我拥有了什么?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拥有了草原,这是属于我的草原。”

这就是“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对人生的回答,也是整部话剧要表达的主题和主题。剧情一步步铺开,后来,赵娇云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要去沿海城市珠海,高文天陷入两难的境地,而高文天遭遇的一场车祸,最终使赵娇云没有离开乌拉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实,人类社会正是在坚强、坚持这种执着精神的激励之下,才得以获得不断进步。而这种执着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化情感、文化自信。对于智慧之渊、道德之醇、思想之邃、精神之器的“文化”来讲,人类可以从中获得不竭的效能与价值。

《天边的草原》没有沿袭近些年青春偶像剧的惯用套路,只单纯以三五个大学毕业生为主要表现对象,以他们的日常生活为叙事题材,重点关注青年人成长的经历和情感世界,关注他们走上人生道路的轨迹、历程,以及这些对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剧中对于爱情、社会、人生的思考,全部是正面关联、点到即止。

《天边的草原》生动诠释了“青春向党,不负人民”的青春誓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坚守信仰,胸怀凌云之志,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不负韶华是《天边的草原》给当代青年的启示。

人与自然的对话 梦与现实的沟通

——中篇小说《库布齐诗篇》读后

◎李悦

明年,肖睿就40岁了。也许为了迎接不惑之年的到来,今年他在第7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题目为《库布齐诗篇》,位于“中篇小说”栏目的头条。

能在这个我国第一流的知名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是许多作家梦寐以求的事情。随后《小说选刊》第9期、《小说月报·大字版》第10期、《中篇小说选刊》第10期、《作品与争鸣》第10期都先后入选《库布齐诗篇》。

以上几个刊物是国家级一流刊物,能发表其中任何一个刊物,肖睿的名字同时荣登4刊,《库布齐诗篇》为北疆文化的繁荣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于内蒙古的读者,肖睿并不陌生。他是鄂尔多斯人,代表作有小说《生生不息》《打雪仗》《太阳雨》。《库布齐诗篇》是肖睿的新著,共3万多字,他以库布齐沙漠穿沙公路建设中涌现的英雄事迹为原型,通过讲述一对双胞胎姐妹数十年的爱恨纠葛,生动描绘了内蒙古沙地人民从斗沙到治沙、从求生到共同富裕的奋斗历程。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这些中国理念伴随着沙漠中公路一尺尺地延伸而逐步在汗水的映照下显现出来,并深入读者的内心。

然而肖睿仍然觉得他的公路还可以伸展得更远……就如同筑路人改革了施工方式,肖睿改革了他的叙述方式。他让两个沙漠中的同胞姐妹能够通过各自的梦想看到对方的现实。

创新的叙述让肖睿的笔更为自由地挥洒,人与自然交织,时间与空间融汇,梦与现实沟通,生态与情态共生……

肖睿叙述手法的创新,使他在表现人物的内心生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正如他在写给《中篇小说选刊》的短文《一条温暖的道路》中所说:“我有一个意识,讲的是公路的故事,但又不能仅仅是公路。讲公路,就是讲人的灵魂,讲沙漠中的人的生命观。这个故事,是关于救赎,关于交融的”。肖睿深知“公路的故事”只是小说的外壳,而读者透过外壳寻找到的“语句下的意味”,应该是在完成着文学的任务:对人存在的勘测。

肖睿希望我们阐释出他的苦心。我们在破译他的文学密码,获得启迪和感悟的同时,体会到他过去在文学理念和表现形式上前进了一大步,已经跃升为更加成熟的小说家。可见4个国家级选刊选登这篇作品并非偶然,是星星总要发光的。

这篇作品还表现作者肖睿在美学方面的成熟。肖睿在写作这个环保题材时,牢牢把持住文学本质和功用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他并没有把小说当成政治、哲学的图解,也没把小说当成社会、历史的文献,而是努力把这部小说写成具有独特审美性质和价值的艺术品。读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作者是从文学的“想象力”“虚构性”和“创造性”出发,构建具有审美架构的想象世界。这想象世界是建立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上,但却不是真实世界的摹本,而是创造和想象的产物。例如双胞胎姐妹各自从梦中看到对方的现实生活,这样就区别了纯粹的虚构和艺术的真实之间的界限,强调了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价值,强调了作品在读者心目中引发的审美经验,强调了作品的艺术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读这部中篇小说,深感肖睿的语言文字也比过去进步了许多。他的语言文字从华丽转向了朴实,从繁茂转向了简洁,从隐晦转向了明快,从直白转向了诗意。

肖睿运用转型后的语言文字进行了叙述,产生出冷静的阅读效果。我由肖睿语言的简洁而联想到契诃夫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姐妹。”

这部中篇小说除了以上优点之外,还有许多长处,例如故事曲折吸引人,结构自然严谨,人物鲜活生动,文化传承有序……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